



凝望贵州

张平原著 贵州人民出版社

ZHANGPINGYUANZHU GUIZHOU RENMIN CHUBANSHE

凝望贵州

张子衡著 贵州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凝望贵州/张平原著. —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
2003.10

ISBN 7 - 221 - 06337 - 0

I. 凝... II. 张... III. 报告文学—作品集
—中国—当代 IV. I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78294 号

凝望贵州

著 作 人:张平原

责任编辑:王才禹

装帧设计:王才禹

出版发行:贵州人民出版社

印 刷:贵州兴隆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850×1168mm 1/32

字 数:266 千字

印 张:11

版 次:2003 年 10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书 号:ISBN 7 - 221 - 06337 - 0/I·1333

定 价:26.80 元

作者自序

你别无选择

十年前，我在出版新闻作品集《贵州的启示》的后记中写下这样一段文字：

“最初萌发当记者的念头是由饥饿引起的。

那是20世纪70年代初，我在贵州安顺县一个名叫山京的村寨当知青，由于缺乏油荤肠子生了锈。某日，省城来了两位记者，在我们大队部里鸡鸭鱼肉地吃得油光嘴滑，惹人眼馋。后来，但凡有人问起我将来回城操什么营生，我都回答：什么也不干了，就干记者。”

时至今日，我已经干了22年记者，年复一年，也许要干到退休了。时过境迁，我早已没有10年前那种卖乖弄巧的心境了，仿佛过眼烟云、大海退潮，留下的只是空荡、寂寞和无奈。

“女怕嫁错郎，男怕干错行”。这是我这些年来最为铭心刻骨的一句话，它无论对男人还是女人恐怕都要付出一生的代价。照理说，嫁错郎、干错行尚可改嫁改行，但当我真正明白时已然没有能够支付的时间成本了。就像没有银子去为私定终身的青楼女子去赎身那样，肝肠寸断奈何不得。

扪心自问，其实干新闻这行并不错，错就错在干了这行里日暮

途穷的广播。22 载风雨飘摇,中国的广播始终在报纸、电视乃至网络的夹击下苦苦挣扎。其间虽有几次短暂的反弹,但仍然改变不了滑坡的命运,最终成了新闻行当里的弱势媒体,惨淡经营。

· 当今时事充满着金钱和欲望。可怕的不只是人人谈钱想钱捞钱,也不只是为了钱而假冒伪劣而坑蒙拐骗而铤而走险而腐败堕落,真正可怕的还是金钱已成为人们的价值尺度。人类历史上,还从来没有哪个民族堂而皇之公开地正面地赞美金钱并宣称“只要能够赚到钱就是英雄”。以至于社会笑贫不笑娼、高官傍大款、警匪成一家,人们的道德水准和精神品格已滑到崩溃的边缘。因此,媒介间攀附权贵、淘金媚俗也就见惯不惊了。资本的原始积累,充满着疯狂、杀戮和掠夺,往往以牺牲自然环境和人文盗德为代价。由于新闻绝对一律与物欲横流,丧失了应有的公正与信誉,大众对媒体本身产生怀疑甚至是从相反的方向去解谈信息,这不能不说是新闻传播业的悲哀。如同一个夜夜坐台的小姐,人们都有足够理由去怀疑她的清白。

人的一生其实就是一个生命的过程。其生命的价值往往与两层关系起作用:一是人与环境的关系,环境制约人,人也能够通过自己的努力去改变环境;二是人的选择也就是其价值取向和终极目标。人生为自己设定的物质性目标不外是金钱、权势、名位而已,这些目标不管多么遥不可及,终归是有限的。说到底,人的尊严在于人的创造性,在于人能够“精神地生活”,追求自由自在的心灵空间。在特定的历史和环境条件下,尽可能地去干自己想干的事情,不论成功与否也不论成就高低,只要你按照自己追求的目标去努力,这个追求的过程生命的过程是快乐而有意义的。

贵州的欠发达和广播的不景气构成了我生存的环境,使我不能不感到物资的窘迫和精神的压抑,就像一个深陷重围的跋涉者长吁短叹奈何不得。我自知平生一无所长,只能笔耕不辍卖文吃饭。多少回夜里想了千条路,早上起来还是去磨豆腐。这就是命

呀,你别无选择。

既然此生注定要卖文吃饭,作为一个广播记者,一个贫困省份的作家,也许我要走的路会更难更远。这些年我主要活动在两个领域,一是扶贫攻坚,二是交通建设。之所以还能在这两个“塘子”里扑腾,全在于这儿都是吃苦受累的活儿,人们还保留了几分朴实、真诚和豪气,所谓英雄不问出身,患难才见真情。生活这样的环境里,跋山涉水,纵横高原,大碗喝酒,大块吃肉,有汗一起洒,有泪一块流,顶天立地,推心置腹,你会少了许多虚伪和媚俗,精神愉悦心灵自由,文思亦如泉涌。真是个卖文吃饭的好地方。

经济学家把贵州称为“富饶的贫困”,拥有富饶的资源也拥有贫困的现实。从这一省情出发,开发富饶的资源,改变贫困的现实,就成为当代贵州 3700 万各族人民的历史选择和共同追求。从发展战略看,实现这一目标只能分两步走:一是千方百计通过扶贫解困使全省绝大多数贫困地区人民群众解决温饱逐步脱贫,这是社会稳定的需要;二是举全省之力加快以交通为重点的基础设施建设,打破封闭,为 21 世纪资源开发经济起飞创造条件。

多年来,扶贫攻坚和交通建设始终是贵州经济义无反顾的发展主题。我有幸亲历了这两个领域艰苦卓绝的浴血鏖战,气势磅礴的伟大征服和沧海桑田的历史变迁。并用手中的笔忠实地记载这一伟大变革运动的历史轨迹,是令人欣慰的。诚如一位伟人所说的那样:“人民养育了作家,生活是创作的源泉”。感谢生活,如果没有生活中日新月异、革故鼎新、异彩纷呈的一切,就没有我的创作我的文章,当然也就没有我卖文吃饭的勾当了。

《凝望贵州》就是我这段时期的作品选编,也是那段生命的激情、燃烧的岁月的真实记载。尽管那充满痛苦也充满欢乐的岁月已经过去,尽管今天的我少了些激情多了些淡泊,但在整理结集出版重读这些旧文时,仿佛又回到那个如火如荼如歌如梦的年代,忍不住让人怦然心动。

岁月蹉跎,世事沧桑。

我仍然还在路上,这些文稿姑且算是我旅途跋涉留下的足印和痕迹吧。

张平原

2003年2月于贵阳



目 录

作者自序/1

高原寻梦

浩荡江声颂斯人/2
 刻在高原的丰碑/28
 万家忧乐/64
 舰队要远航/72
 遥远的水黄线/107

苍天厚土

大关的壮举/118
 大土雄风/123
 绿了月亮山 白了少年头/129
 从大关到大土/134
 天地之间有杆秤/137

- 一九九八年的贵州/144
- 山坳上的创新/149
- 绝地攻坚/156
- 泥腿子专家王国富/165
- 人民满意的好法官—韦祖宏/172

大路磅礴

- 我是公路人/178
- 少年壮志不言愁/196
- 位卑未敢忘忧国/210
- 儒将风范/224
- 岁月无痕/232
- 用心去做/248
- 挺进苏北/255
- 质量备忘录/261
- 突出重围/266
- 山坳上的崛起/275
- 鏖战关兴线/281
- 水黄第一标/286
- 北上重庆/293
- 大洼春秋/296
- 巴蜀攻坚/303

沧海桑田

- 虎啸龙腾绕筑城/312
- 雄关天险化坦途/316

大地血脉/322
为了公路的畅通/326
沧桑巨变贵州路/332
震撼世界的转体/338

高原寻梦

“在山里在水里，隔山隔水我呼唤着你；
在心里在梦里，从此相爱我依恋着你。”

高原雄伟，林莽山深，万水奔流。古老而神奇的贵州高原，深深地吸引着一代又一代创业者从祖国各地汇集而来。他们怀揣着理想和抱负，在高原贫瘠的土地上播种耕耘，用自己的青春、热血乃至生命，为改变贵州贫穷落后面貌奉献了自己的一切。

那是一个激情燃烧的岁月。

俞崇尚、张雪卿等真正的共产党人向我们走来。



浩荡江声颂斯人

谨以此文献给俞崇尚同志，献给水电九局的建设者们

“时光在等待中悄悄溜走，
岁月在等待中熬白了头。
心中充满渴望，
满腔热血在江河上奔流……”



这是电视连续剧《大地冲击波》的主题歌词。

“一江春水向东流，流的都是煤和油”。这是共和国水电建设者对水的特殊认识。是他们用汗水和意志在祖国的大江大河上浇筑起一座座宏伟的大坝；是他们的热血和青春迸发出强大的电流，在共和国土地上播撒灿烂的光明。

为了这灿烂的光明，他们拉家带口，千里转战，以山为家，与水为邻，就像山沟里的“吉普赛人”，过着流浪生活。

为了这永恒的光明，他们献了青春献终身，献了终身献子孙。

当每一座大坝在江河上崛起，就会有一些建设者悲壮地倒下，惟有这巍然耸立的大坝，才是那生者与死者悲壮历程的不朽丰碑。

黑色的星期一

哀乐撕碎了鸭池河畔的黎明，灵车碾碎了万余职工的心。新星早陨，栋梁夭折。这是怎样一种撕心裂肺的永诀……

1989年1月23日，星期一。在水电部第九工程局的史册上，它将永远留下一道黑色的框影。

一个深受万余职工崇敬和爱戴的人倒下了。倒在东方欲晓的黎明，倒在历尽艰辛、长途跋涉、走向胜利的前夜。

尽管已经过去一年多了，可九局的人们仍清楚地记得这个沉重的日子。

这天，位于贵州腹部，乌江干流鸭池河段的国家重点工程——东风电站建设工地，正进入大河截流关键时刻。承担电站建设任务的水电部第九工程局万余职工，在这冻雨绵绵的寒夜进行最后的拼抢。九局局长俞崇尚仍像往日那样亲临施工现场，从容镇定地指挥这截流前夜的决战。

已经有好几个星期没有睡上个安生觉了，再加上这倒霉的牙周炎折磨，老俞面容青灰，困倦不堪，可他仍然一门心思地念叨着

截流关键部位——导流洞进水口。由于下游左岸悬崖坍塌壅塞河床，河水向导流洞进水口围堰倒灌，渗漏，施工异常艰难，拖了截流后腿，他怎能不心急如焚。晚上9点半，俞崇尚又走上进水口狭窄的纵向围堰上，苦思排水和加速施工的良策。就在这时，不幸的事情发生了。站在围堰顶上的俞崇尚突然栽下八米深的进水口基坑，栽倒在布满石块和机器的基坑，甚至还没来得及呼喊一声，工地震耳的机械声很快便淹没了这一切。

午夜了。灯火通明的局医院四周，黑压压地站满了闻讯赶来的人群。人们在这迷茫的冻雨里默默等候着，无数只高挽的手臂伸到医生面前，希望能用自己的鲜血去挽回局长的生命。

抢救室惨白的灯光下，医生和护士流着汗，也流着泪在作最后的努力。尽管此刻他们心里很清楚，几个小时前，当人们把俞局长抬出那染满鲜血的基坑时，因颈椎断裂，胸腔大量淤血，这颗衰弱的心脏已经停止了搏动。但是，他们迟迟不愿停止这已是毫无意义的抢救，更不愿发布这令人心碎的最后结果。

年轻的女护士默默为局长脱去那沾满泥浆的工作服，用颤抖的手轻轻拭去局长躯体上那尚未凝结的汗珠，轻轻揭下那布满腰脊的一块又一块伤湿止痛膏；为他脱下那泥糊糊的胶筒水鞋，赫然露出一双被水泡得发白的赤脚，连袜子也没有穿呀。

“俞局长呀……”女护士忍不住发出了第一声撕心裂肺的哭泣。里里外外的人群怔住了，他们明白了。于是，深夜的东风工地，一齐淹没在炸响的鞭炮和悲痛的哭泣之中。

次日凌晨，哀乐声撕碎了鸭池河畔的黎明。从九局的广播、喇叭里，传来女播音员沉痛的声音：“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水利电力部第九工程局局长、高级工程师俞崇尚同志，不幸以身殉职，终年五十岁……”

苍茫的乌蒙山高垂着头颅，奔流的鸭池河发出呜咽。在这气势宏大的水电建设工地上，笼罩着沉重而巨大的悲哀。

再也没有比这儿男子汉的哭声更令人悲恸了。

第二工程处处长何正才，一个在水电工地经历无数次血淋淋悲痛冲击的硬汉子，扑倒在俞崇尚遗体前嚎啕大哭；调度室副主任周业盛，这个曾多次从施工现场背回战友遗体而不掉泪的技术干部，此刻竟泪如泉涌；总工程师刘颖，这个冷静豁达的知识分子，把自己在办公室里关了整整一天；九局老局长，现任贵州省电力局副局长程基宣，是他把俞崇尚这匹千里马推到局长岗位，如今，新星早陨，栋梁先折，他不由得老泪纵横，充满着“伯乐葬马”的遗恨。

第三工程处十七位刚下夜班的工人带着满身泥浆径直奔到灵堂。十七条饱经风雨的汉子齐刷刷地跪在局长遗体前：“俞局长，你是为我们九局的前途和命运活活累死的呀！”

一群女工呼天抢地的向灵堂奔来：“俞局长，我们的好局长，你不能扔下我们走呀！”

鸭池河畔的山民们也来了，他们说：“这个局长是和我们专员一样大的官哪，竟然会死在施工现场！”

三天，整整三天。九局职工家属扶老携幼，纷纷来到俞崇尚的灵堂，用沉默，用泪水，用哭泣，用发自内心的种种方式，哀悼他们的局长。一位从省里赶来的领导感叹地说：“这几年我参加过不少的追悼会，但像这样真诚悲哀的场面是不多见的。”

28日上午，灵车将把俞崇尚的遗体送往贵阳火化。数千名干部、职工和家属一清早就冒着风雪聚集在凌冻的局机关楼前广场上，他们派出代表向局里交涉，一定要让俞局长的遗体在工地和家属区绕上一圈。局党委答应了大家的要求。

灵车从俞崇尚生前走过千百次的工地交通道上缓缓驶过，沿途的工人们脱帽肃立，望不断的装载车队喇叭长鸣，脚手架上的工人摘下了安全帽。

灵车从俞崇尚生前无数次问寒问暖的家属楼群里缓缓驶过，楼上楼下，白花似雪，泪雨淋淋。

灵车无情地从九局人悲痛的心上碾过。

俞崇尚是建国以来第一个牺牲在建设工程施工现场的工程局长。他一生奉献出多少灿烂的光明,却把自己一个人永远留在了漫漫黑夜之中。在这空寂的深山河谷,留下了如此巨大的悲哀和绵绵无尽的思念。

走出低谷

历史曾给九局带来荣誉,也埋下了苦果。驮着历史重荷,步入改革旋流,力图冲出困境。在挥泪告别天生桥的那一刻,他对“九”字有了奇想,有了更加深沉的理解……

1984年秋,黔桂交界的南盘江天生桥大峡谷。芦花扬雪,秋风萧瑟。

俞崇尚久久地伫立在江左岸峭拔的山脊上,一任河风扑打着灰的卡外套。那敦实的身影和大山融为一体,两道粗重的卧蚕眉下那双睿智与忧伤的眼睛在流泪。

脚下的南盘江在崇山峻岭间斗折蛇行,桎梏铁索桥像条黑色锁链锁住两岸峭壁,阡陌纵横的工地交通道上,工程车辆像爬行的蚂蚁。哦,那是二级电站坝址,引水隧洞,调压井,厂房工地。俞崇尚就是闭着眼睛也能在天生桥宏大的工地上走个来回。可是,没想到会有今天……

俞崇尚在天生桥可以说是“两进两出”了。

1979年,从“十年浩劫”中复苏的中国痛感能源奇缺。水电部指令水电九局从猫跳河转入南盘江天生桥电站施工。局里把打前站的任务交给了那时还是第二工程处工程科副科长的俞崇尚。当时的天生桥峡谷人迹罕见,一片蛮荒。俞崇尚带领二十多个先遣队员就住在老乡家牛棚上面。白天和大家一道扛着花杆塔尺,满山遍野搞测绘,夜晚点上油灯连夜校对测量图,绘制各种工地布置

图表。尽管工作很累，生活很苦，但老俞成天还是乐呵呵的。是呀，总算走出了猫跳河，梦寐以求的大电站建设就始于足下了。

可是，1980年10月，因种种俞崇尚们尚不可得知的原因，水电部一纸命令使天生桥电站下马夭折。俞崇尚的心在流血，他在当时的一篇札记中悲愤地写道：“说下就下，而且下得如此彻底：上万平米房屋一夜之间夷为平地，炮声隆隆的盘山公路忽然变成可怕的死谷；变电房，供水设施，十几公里的临时输变电线，也通通由九局所有而转让给当地社队。五百万，五百万的家业啊。这是停缓建，还是八辈子不在这儿建电站了。这是执行中央的调整政策，还是败家？！”

到了1982年，下马一年多的天生桥二级电站重新复工。俞崇尚又奉命带队重返天生桥。可是，这回再不是九局独家营建了。在引滦入津工程中战功卓著的水电武警一总队也挥师南下和九局平起平座。这种弟兄关系没维持几年，部里对在建工程实行施工总承包新体制，兵强马壮的一总队荣幸地当上“包工头”，而九局又沦落为“小伙计”。此后关系日趋紧张，端别人饭碗的九局渐渐站不住脚了。竞争是无情的。尽管九局凭着简陋的装备在调压井高边坡开挖和厂房地下洞室群施工中，以高速优质无可置疑地证实了自己的存在，但大队伍被赶出天生桥已成定局。

是啊，历史曾给九局带来荣誉，也给它埋下了苦果。从1958年到1978年这20年里，这支创建于贵州高原的水电施工队伍在180公里长的贵州猫跳河上，先后建造六座坝型各异的梯级水电站，在全国率先实现一条河流的全程开发。1965年，国务院把“大庆式企业”的殊荣给了九局，这在全国水电战线是独此一家啊。当年，“青杠棒加小斗车”的猫跳河精神，曾经激励九局人立下赫赫战功。

然而，猫跳河毕竟只是一条小流域，六座电站只能列为中型。工程配不上大型装备，而部里又要保住这杆“艰苦奋斗”的标杆，